

刘北成 薛绚 译

历史的真相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

林恩·亨特

玛格丽特·雅各布 著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北成 薛绚 译

历史的真相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

林恩·亨特

玛格丽特·雅各布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真相 / (美) 阿普尔比 (Appleby, J.), (美)

亨特 (Hunt, L.), (美) 雅各布 (Jacob, M.) 著; 刘北

成, 薛绚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ISBN 978-7-208-09998-2

I. ①历… II. ①阿…②亨…③雅…④刘…⑤薛

…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432 号

策划编辑 石楠

责任编辑 石楠

装帧设计 肖晋兴



世纪文景

历史的真相

[美] 乔伊斯·阿普尔比 林恩·亨特 玛格丽特·雅各布 著

刘北成 薛绚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02,000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998-2/K·1777

定价 36.00元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001

绪 论 005

第一部分 知识的绝对主义

第一章 英雄主义的科学范型 017

科学中立的起源 020

科学变成进步与强权的保障 029

启蒙运动的文化斗争 031

新教的科学与美国大学 039

第二章 科学化的历史学与现代性理念 048

掌握时间·创造现代性 052

掌握事实 063

西方的帝国主义的科学化历史学 067

第三章 历史造就一个国族 081

民族认同的问题 083

历史与民族认同 087

天赋人权的意识形态 094

特纳的边疆理论 101

资本主义·宪法·美国历史 102

第二部分 绝对主义下台

第四章 美国史学的角逐 113

进步主义史学家修订美国史 119

佩里·米勒——还清教徒一个公道 123

社会史学家改造历史研究 126

社会史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关系 131

第五章 发现科学的“泥足” 139

库恩的特洛伊木马 142

英雄主义科学的哲学盔甲 144

1960年代的这一代 148

重新评估英雄人物：牛顿和达尔文 150

真理与社会史研究的后果 158

相对主义回潮 161

不用英雄助威的真理 164

第六章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危机 172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谱系 179

文化史的兴起 187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家 191

叙事上的问题 196

第三部分 新的学术理想国

第七章 真实与客观 209

相对主义对于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抨击 211

务实的实在论 214

自然科学与人类科学的关联 217

客观性新论 219

认知过程的心理力学 225

叙事与语言 226

文本的文本性 229

第八章 历史学的未来 235

冷战后的史学与科学 236

实用主义·务实的理性·公共领域 244

多元文化主义的前途 251

结构在过去的无形力量 259

总 结 266

中译本前言

这是一部史学家写的著作，但是可以断言，对它感兴趣的读者范围肯定会超出史学领域。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文笔无疑是它的一大优点，但更引人入胜的是它广阔的视野和新鲜的论述角度。

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它不是像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罗列史学家和史学流派的教科书式的史学史，而是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因此，在这部不太厚的书中，包含着美国史学史、美国（乃至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史和美国社会政治史的众多侧面，还包含着历史哲学的思考。

正如本书中所说的，讲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总是从结尾开始。那么，《历史的真相》这部著作之所以吸引人，也是因为它是从结尾开始，即它是从今天西方思想界面临的一个基本困惑开始，这就是“现代性危机”。所谓现代性，按照本书的解释，是近代产生的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性概念里面包含着一系列的概念，其中包括现代的科学和真理的概念。作为一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作，这本书所关

注的问题是，历史学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历史学是否能做到客观，从而反映真实的过去？

人们常说，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科学。把历史学与“真理”和“科学”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本身其实是近代西方产生的一种话语。首先，历史与文学艺术分家，被确定为一种求真的知识，是19世纪的事。其次，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模式，把历史学建构成一门科学，也是19世纪的事。这两件事是合二为一的，因为近代自然科学（主要是以牛顿科学为代表）的“客观中立性”以及由此派生的“科学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做是真理的保证。

从那以后，历史学的科学性一直是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依托，以同样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建构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加固的。

从那以后，尽管历史学的“科学性”不断地受到质疑，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

更广义地看，由于科学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历史学追求科学性不过是整个现代化大潮中的一个表征。

20世纪中期，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性以及现代科学进行了解构。不仅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中立性”神话被打碎了，而且自然科学的“客观中立性”也变得可疑。新的研究证明，牛顿在创立经典力学和达尔文在创立生物进化论时，不仅没有哪怕暂时地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反，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其“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建构因素。

科学性的本原一旦受到质疑，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就陷入真正的危机。后现代主义的主将福柯甚至声称，自己撰写的历史著作也都是“虚构故事”。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盟进而与真理的联系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面对这种来势汹涌的相对主义思潮，《历史的真相》的作者以自信的态度对历史学的价值作出肯定的回应。

这部著作涉及许多东西，读者会各取所需。这里简单地谈几点想法。

首先，《历史的真相》针对相对主义思潮所作出的回应不是出自传统史学研究者的立场。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二战”后在美国教育膨胀时期进入学术殿堂的，都是女性，都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政治时期，都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影响。她们在书中毫不掩饰这种经历。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意味着，她们不想以超越的“客观中立”的立场自居。因此，不难理解，她们会对现代人对史学的批评和多元文化主义给予正面的评价。

其次，《历史的真相》一书对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与美国史学的关系都作了分析性的论述。正是由于经历了六七十年代激进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洗礼，三位作者不是把美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的替嬗看做是“理性的进步”，而是注重分析社会环境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史学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和哲学—社会思潮变化。更准确地说，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思潮不单纯是史学的背景，史学的演变与纷争乃是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三位作者的结论并不是放弃史学的求真功能。她们提出用务实的实在论重建历史学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以求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伸张历史学的求真价值。本书的结论涉及现代知识论的根本性问题，即不可能完全中立的知识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务实的实在论颇带有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味道，不过作者强调了历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强调了研究者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这既肯定了史学研究的实证基础，也确认了史学研究的无限开拓前景。本书提出的问

题及其思考会对我国的读者有所启发。

刘北成

1997年12月15日

最后，需要对本书的翻译作一交代。最初的中译本是台湾出版的薛绚的译本。应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要求，我对薛译本做了修订和补译。这次世纪文景再版又经过了全面修订。当然，若有疏漏舛误之处，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刘北成

2011年5月26日

绪 论

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比以往任何时期其他国家上过大学的人都多。因此美国人应该而且也确实知道很多东西。可是，几乎人人对自己知识的价值和真实性都不大有把握。在历史知识方面尤其是如此。以前美国人曾经接受了一套单一的国史叙事，视之为自己承受的一部分遗产。如今，族裔文化、种族、性别方面经验的多样性越来越受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种美国成就的叙事可能只是掩饰少数精英权力真相的沾沾自喜之辞。历史的科学基础与文化基础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候，历史本身也就从这两个根基开始动摇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增加了四倍以上，从 1947 年的 233.8 万人，增至 1988 年的 1304.3 万人。尤其明显的是，女性在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从 29% 增至 54%。到了 1988 年，大专学生总人数的 19% 是有色人种。^[1] 新一代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特别是以往被排除于美国较高文化生活阶层之外的族群的学生——对于知识界普遍承认的美国历史论断不以为然，对科学推论出来的、自 19 世纪就占尽优势的客观知识模式，也并不肃然起敬。原

来只是一小撮哲学家特有的怀疑态度，现在已经广泛流传，迫使教师们对于自己传授的知识道统也开始反省。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就要出现大裂隙了。

我们三人是美国高等教育空前扩张的产物。与另一些人一样，我们当初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走入学院生涯。我们一直感受颇深的是，往往有人以主张客观性为由，排斥我们充分参与国家公务。类似的遭遇，其他女性、劳动阶级、少数民族也都有过。我们也特别理解，对于受排斥的人来说，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提供了纠正不公平待遇所必需的探究问题方式。

等到我们这一代学生成长，并担任大学教职，人们对于以前所确定的事实抱有的那份信心，几乎已消失殆尽。大家不再认为任何形态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均可套用科学的探索方法，也不再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肯定都是好事，而且多多益善。价值中立的科学曾经言之成理，而且提供了不断进步的希望。如今，在有思想的人们眼中，却似乎不可能有无须争议而又启迪人心的美国史实，也不可能只有益而无害的科学进展。高等教育对我们（女性、少数族群、劳工阶级）开放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以往受教育者曾经赖以巩固信念的哲学根基。

只要在当今美国大学教过课，而且被学生以礼貌的言语或态度告知“老师，这是你的看法！”就会晓得，怀疑一切，从美国历史的蕴义到科学的价值，乃是时下的通例。即使学生们没把这个意思表明，但现在已有一派新的哲学家了。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都与你当时的立场相关，你当时相信的事就变成真理。因此，凡事都要看你的社会活动空间让你处在哪一个“阵营”。

本书将针对当前认为价值观与真理探求是不确定的说法展开论述，并讨论在民主式教育条件下关于客观知识、文化多样化、政治必要性等方面现存的争议。讨论以历史学的事业为重心，特别要探询，

人们能从过去（历史）获取什么东西来帮助解释现在？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对于科学、历史和政治等领域的种种真理的怀疑态度与相对主义，乃是美国社会持续民主化的后果。高等教育几乎向所有前来叩门的人开启；美国历史按多种不同文化视角重写；科学作为一切真理的源头和模式的地位被推翻；这些是相互关联的现象。它们差不多同时发生，并非偶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数十年间，科学、科学化的历史、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历史，这些旧式的知识绝对主义都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几乎像是一份中期报告——是战后这一代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同群体的记录、以群体或性别认同为着眼点写的历史。以前由英雄、天才、政治家——都是秩序与既有现状的表征——稳稳主宰的美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现在挤入了妇女、少数民族、劳工。战后这一代已经质疑被所有的思想家认可为合理的固定范畴，也让以前假定是恰合人性的社会行为不再显得理所当然。身为这一代的成员，我们总不免要问，而且是愤愤地问：谁的历史？谁的科学？那些想法和故事服务于谁的利益？诸如“人们（men）是……”、“科学当然认为……”、“我们都知道……”这些以表达普遍共同意见自居的语句，都要遭到挑战。

有些批评者惊呼，教育民主化的冲击使西方文明濒临死亡，我们却认可这种民主化所启发的顿悟与观念修正。在本书里，我们支持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对于那些已奠定从多元文化方位探讨人类历史的基础的研究工作，要给予喝彩。但是，对于伴随当代相对主义的愤世态度与虚无主义，我们则予以屏弃。我们寻求一种能够更加促进社会民主化的历史眼光和现代知识立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我们必须面对关于国家历史、科学严正性的争议以及人类对过去的认知能否做到真实而客观这一问题。

于是，许多问题浮现了。美国人需要历史知识吗？如果需要，要

谁的历史？目的何在？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从某种意义上看，历史必定是宣传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前都是受过教育者觉得显而易见的，如今却不然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明白的——历史一向不是像今天这么具有争议性的科目。在前共产主义世界，奋起的民众推倒了列宁及其他威信扫地的国家英雄的雕像，历史教授与教科书被指为彻底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污染而被一并抛弃。高压政府（不论左右）一旦失掉政权，民众就迫不及待要找出这政府曾经胡作非为的历史证据，借以支持自己重建国家的意愿。

由于历史和历史证据对于人们的认同感有关键性意义，证据本身时常会变成争斗的焦点。某些团体极力否认当年希特勒的“最后解决”确有其事，就是一个实例。“历史复查学会”（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view）^[2] 在美国各大学报刊和专业团体组织刊登广告，要求进行研究，以反驳纳粹曾对欧陆占领区内犹太人有计划地灭种屠杀的事实。这个组织背后的人把他们的论点公之于众——姑且不论是多么奇特的论点，用的手段是：使用含有客观意味的机构名称（“某某学会”听起来自然比“新纳粹、反犹太人宣传组织”之类显得中立），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谎言一旦以印刷品重复发表，或是在广播中多次出现，就会渐渐变得好像是真正值得辩论的问题。

有关历史研究的目的及责任的一般问题中，上述例子是一个极端。在美国，近来历史方面的争议集中于学校教科书。批评者细读各级学校使用的历史课本后，认为它们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据他们说，这些教科书颂扬死去的白种欧裔男性的成就，却不表彰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受压迫排挤者的贡献。它们强化了种族与性方面最坏的偏见，而不是在帮助青少年超越这些偏见。现在已经聘用了一些新的作者，要从被认为更符合多样化社会价值观的视角重新撰写历史。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支持者被指责为霸道的宣传

家，说他们在乎的是有政治动机的解释路线，而不重视事实真相。他们被说成是，故意夸大少数民族群的贡献，牺牲了公正立场与国家认同应有的常识，只为了要使少数民族自我感觉良好。政府机关委员会、专业团体讨论会、官员们发表了各种报告，结果使民众困惑、恼怒、狐疑。历史究竟是应该用来激发族裔文化豪自信，还是应该传授有关往昔的客观事实？历史必须一再重写以消除种族与性别的成见，还是应该超越当今混乱的政治社会议论之上？传授一贯的国家历史是民主政治必须的吗？抨击传统的历史是否也是一种新的居心叵测的野蛮势力叩击大门的表象，是否在贬抑知识、否定探求真理的可能性？

还记得历史课的成年人（记得那一大堆年代、事件、人名，但不曾讨论过族裔认同、国家认同问题），见到这场因历史研究引起的骚乱，也许会觉得奇怪。当代相对主义的两难困境把历史学拖入了厮打冲突。每个群体、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真理版本吗？不同的历史叙述都同样值得肯定吗？如果事实真理是依作者的立场而定，历史学者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作者们——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看法。怀疑主义（skepticism）既是一种求知方式，也是一种哲学立场。自古希腊时代起，对于宣称的真理表示某种怀疑就一直是追求真理时所不可或缺的态度。怀疑的态度可以助长求知，也鼓励人保持开放的心境，相信自己也可能有错。但全盘的怀疑却是成事不足，因为它使人迟迟不敢判断、下结论。

怀疑主义其实就含在西方文化的骨髓里。到 18 世纪启蒙运动时，似乎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怀疑论。启蒙运动领袖之一狄德罗（Denis Diderot）曾说：“一切事物都需检验，一切都需过滤筛选。没有任何例外，无须顾及任何人的情感。”在狄德罗宣布的新时代里，思考的人必须“无情地践踏”过所有旧的传统，向每一种思考障碍提出质疑。^[3]自那时候起，没有所谓既定前提，也没有不容置疑

的事，先贤经典、圣经、教会的教义或国家的教诲，都没有例外。

相对主义（relativism）是怀疑主义在近现代的一个必然结果，认为一句话的真理性只是与说这句话的人所处的地位相关联的。相对主义使人不相信能发现真理，甚至不相信有真理这回事。由于它不相信人能在追求真理时先跳出自我，因此就直接质疑所谓客观的理想境界。假使真理取决于观察者的立足点，怎么可能有超越的、普世的、绝对的真理？退而求其次，怎么可能有让所有族群历经许多代都相信的真理呢？我们在此要争辩说，有关往昔事物的事实真理——即便不是绝对的——是可能存在的，因此也是值得去奋斗追求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其骇人的新型武器与纳粹政权的灭种屠杀政策，一度阻断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前进去路。屠杀犹太人的行为似乎显示，绝对的道德标准是必要的，文化的相对主义在死亡营里碰了壁。不过那只是暂时的。疑惑再度落在对良知的抑制上，向西方哲学的箴言进逼。1945年原子时代展开，大科学与大政府关系日趋紧密，这些使科学本身的无私性受到质疑。美国的民权运动与反越战示威，开始让人质疑科学家、决策者、教授们能否不受各自在种族与政治上偏见的影响。生态学家抱怨，现代科学借进步之名发明了大规模破坏的机械，工业正在污染环境。20世纪的西方文明已经产生了技术空前高超的灭种屠杀。进步、民主、客观知识以及现代性似乎不再是齐步走向造福人类的目标了。

我们不是在提笔哀叹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成功。我们和别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两种态度调教的。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前，我们在大学里谋得第一份工作，那时美国几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系里罕有女性任教。因此，我们算是化外分子，有敌意的人颇不甘愿见到我们闯入学术殿堂。我们曾亲眼目睹而且参与推翻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知识偶像的行动。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我们，曾向一脉相承的传统欧美史观挑战，进而对于科学所谓的无私的真理与公正的客

观提出质疑。在 20 世纪哲学家影响之下，我们曾用新的理论来挑剔关于历史运行方式的旧的哲学假说（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现传统的说法并不周全。不妨实说，我们曾以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为工具（有人会说是当做武器），重塑对历史的新理解。

但是，我们认为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都是双刃剑。它们可以用来对付当权者，促成更大的包容性，却也可能伤害一心要追求任何知识的人。从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看，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大胆地断言，科学只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或只是一系列语言上的约定俗成，是以数学密码制成的一套繁复的权力游戏，目的在于确保西方独霸地球资源。

我们要超越这种怀疑主义，同时仍要坚持对我们这些美国人与西方人采取一种多元而复杂的理解。为此，我们要详细考察过去与现今历史学者撰写历史的方式。因为要确认科学、社会变迁、国家意图等方面史学研究的成果，我们接受两边的挑战，左边是相对主义者，右边是卫护过去状态（*status quo ante*）的人士。

我们认为，有关历史的公开辩论中的一些问题，凡是愿意读一本这方面相关书籍的人都能明了。如果公众对于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感到不解，历史学者至少应负部分责任。我们历史学者早该负责说明我们在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值得去做。其实不明白历史的地位和角色的不只是一般公众，许多历史系大学生也不甚清楚历史学者的职业是什么，老师们讲的那些是怎么学来的。不用说，高中的情况更糟，因为高中历史课常常被归入一门“社会研究”课程之下。而且，各级学校的历史课通常被视为在传达某个主题内容，而不是在培养一种思考历史的方式。

还有一点，也许是最令人忧虑的一点，专业的历史学者已被彻底社会化，被迫满足发表论著的要求，无暇也无意去参与关于历史工作